

陳果齊
驅鬼實錄



1/61

730539

贈送



陳果齊驅鬼實錄

國際佛教慈悲航會—澳門

UNIVERSAL BUDDHIST MERCIFUL SOCIETY - MACAU



澳門分會

澳門新口岸廣利街56號怡安閣9樓F座
電話：(853) 781 633
圖文傳真：(853) 781 626



730539

楊志昌著

自序

有一年冬天的一個晚上，與一群相識多年的好朋友聚在火堆旁，話題一直扯在鬼神上。當中有好幾個人，都是言之鑿鑿，且都是曾受高深教育的知識分子，平日也不是喜歡吹牛皮的人，還有兩位是知名度頗高的藝員。他們各有不同的職業和背景，但卻有一件事相同，都是密宗大師陳果齊的弟子，是非常虔誠的佛教徒。

雖然我自小在全無宗教信仰的家庭長大，但對宗教或鬼神論總有一份難以抑制的好奇，後來才知道這原來是前世的宿因而起。那天晚上談到的故事都異常精采，只能以不可思議四字來形容。

我對於未能親眼目睹的事自然是半信半疑，直至在一個很巧合的情形下，遇到了陳果齊大師。經過多次的見面後，我開始對靈界的各種事情有初步認識，更目睹不少令人難以置信的奇事，後來更加親自過接觸。

這本書中講述的故事都是千真萬確的，是鐵一般的事實。裏面的人物可能是閣下的朋友，事發的地點可能就在

閣下的四周，亦有些是大家都認識的公眾人物。也因為這個緣故，為避免當事人的不必要麻煩，經過他們同意後，再由他們敘述整件事情發生的經過，細節都忠實地記錄下來。只是某些人物、地點的名字都是虛構的，這點懇請閣下原諒。但再要強調一句是，書中的內容，每個故事，都曾經活生生的存在；而且，肯定比我這個第三者寫出來有血有肉，真實得多！

楊志昌

陳果齊簡介

陳果齊，原名陳漢榮，是抗日將軍陳任之的兒子，自少愛聽佛教大師講解佛法，後來家道中落，在香港當上了警察。在警界服務十九年，由於品德上佳、槍法如神和武術精湛，屢獲高級榮譽獎，更被委任為前港督戴麟趾的隨身保鏢。

他當差近二十年，遇過無數怪事，卻都能以佛法及佛理解決或解釋，這促使他決心皈依佛門，並藉佛法普渡衆生。他甘願放棄長俸，提早退休，全身投入佛教，為善男信女息災解劫。

他後來更得機緣獲密宗大師真傳上乘密法，創辦「慈航金剛大圓滿佛法社」，成為永久總監，號「埤智能者陳果齊金剛上師」。陳上師秉承佛陀心印不分人我之精神，主張顯密同修。

由於陳上師貢獻良多，西藏格魯派之哲活佛也表揚陳上師弘法上之成就與貢

獻。西藏、印度及尼泊爾嘎丹寺總主持吐登奕生活佛也賜封陳上師為嘎丹寺香港道場之主持。達聖活佛更封陳上師為「喇嘛」。

陳上師在顯密佛學方面論著甚多，最近並引起西方學術界之關注，美國三藩市甘迺迪大學，更研究他的論著，認為陳上師之論著對推廣世界和平及宗教方面有傑出貢獻，故此在一九八九年頒發了文學院榮譽學士學位給陳上師。

陳上師驅邪之法十分靈驗，《南華早報》、《明報周刊》等報章雜誌及電台均曾詳細報導，故有「摩登天師」之譽。他曾為亞洲電視主持《眾生結緣》節目，又為雜誌撰寫專欄。

他曾經紀錄多個驅魔個案，並由本社編輯成《佛法無邊》一書出版，但他不贊成人迷信，所以聲明閱讀該書的態度應該是：信者可作前鑑，不信者可作消閒。

明窗出版社



達聖活佛及陳果齊上師



達聖活佛及座下高僧喇嘛

730538

目錄



陳果齊上師與加州甘迺迪大學校長歐世樂教授及祖炳民教授合照

鬼 神 鬼 鬼 鬼
大 終 易 後 貴 亦



加州州務卿代表接受陳果齊上師贈送會徽

目錄

宿舍鬧鬼 大師渡魂

蔑視鬼神 終得教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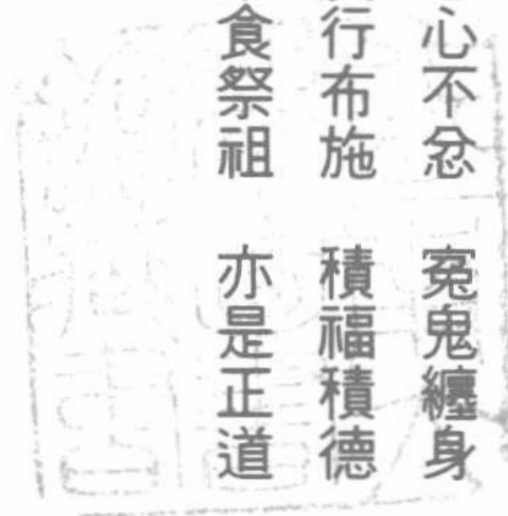
貪財養鬼 易請難送

拆牆趕鬼 後患無窮

心心不忿 冤鬼纏身

廣行布施 積福積德

素食祭祖 亦是正道



宿舍鬧鬼

大師渡魂

虛構的故事固然是恐怖駭人。

但發生在身邊的事實，往往更是匪夷所思，更可說是驚心動魄。

深水埗雖然不是娛樂區，但在九龍半島中也算是幅「旺地」。除了有輕工業外，也是人口稠密的住宅區，著名的平民式食肆也有不小。大埔道的香城燒臘店在這區是老字号了，而且頗有名望，尤其這裏的燒豬更是遠近馳名。除了街坊街里經常光顧外，倒還有鄰近各區的顧客，生意一向是十分理想的。

韓太是香城燒臘店的老闆娘，三十多歲的年紀，一個典型的傳統優秀婦女。平日除了相夫教子外，燒臘舖的大小事情也都由她一手管理，多年來一直打理得井井有條，韓先生則專注發展其他生意。任何人娶得這樣的一個賢內助，實在是莫大的福氣。

八六年農曆七月十日，時近鬼節，這天舖裏的生意比平日還要忙。韓太如常地坐在收銀機旁，正在計算今日的生意額。突然「老四」走到她跟前道：「韓太，我有些事要跟你商量。」

「老四」是香城的燒臘師傅，在香城工作已有多多年，可說是開國功臣。他年紀

大約四十來歲，除了燒得一手好「金豬」外，更是店中的老大哥，這裏大部分的員工都是他一手訓練和聘請的。老四與「香城」可說是息息相關。

韓太當時錯愕了一會，因為老四一向較為沉實，平常連一句多餘的說話也沒有，如今卻罕有地會說出「商量」這個字眼。

「是甚麼事？可否在這裏詳談？」韓太客氣的答道。

「我相信在外邊談會較好，這裏的人太多了。」

老四今日的神情古怪，說話時也不像平日的爽快，明顯地透着一絲不安。

「也好，我這就跟你走一趟。」

他們便一道回到員工的宿舍，而宿舍就在香城附近的一幢大廈裏。大廈已有多年的歷史，是早期所建沒有電梯設備的那一種。住客大都是中等收入的市民。宿舍設在四樓，面積約有千多呎，平日總有十多個員工在這裏留宿。眾人相處得向來愉快，爭吵的情形也屬絕無僅有。

走進宿舍內，老四自顧自地倒了一杯水，然後坐在木椅上，又沉默了一會，顯然是想自己的情緒更冷靜。韓太倒是有點不耐煩。

「老四，大家都是多年朋友了，我們之間又不分主僕，你有甚麼話悶在心裏，不妨說出來，大家也好從詳計議，幹嗎吞吞吐吐的？」

老四燃了根香烟，想了一會，終於回答了韓太的問題。

「我決定辭職不幹了，我已決定！」老四說話的語氣是那麼堅決，那是任何人都可以感覺到的。老四回答的時候，韓太自然地呆了一會。

「這究竟是爲了甚麼？公司一向待你不薄，我們兩夫妻一向也很尊重你的意見，同事間更以你爲首，你辭職不幹，對公司影響很大。況且多年老朋友，甚麼事也可以商量，犯不着說這些話。你有要求的話，儘管跟我說，世上總沒有不能解決的事情，對嗎？」韓太這時可說是疑惑萬分，畢竟與老四多年相處，對他自然是十分瞭解，這個人向來都非常安份，兼且事情來得太突然。

「韓太，我想你是誤會了，我在香城多年，一向別無他求，況且你夫婦倆實在待我不薄。我老四也是很知情識趣的人，但是，我確實要離開了。」

「是甚麼原因呢？你好像還沒有答案給我。」

韓太這時真的是又氣又惱。

老四說辭職時韓太已是呆了一呆，但這次老四的答案更令韓太大吃一驚。

「這裏有鬼，很厲害的鬼，每天晚上都有。」老四的眼神透着恐懼，一字一頓的說：「『她們』都是女鬼，幾個不同模樣的女鬼，每晚都突然出現。這幾天我已沒有膽量留宿，寧願到公寓去睡。『她們』忽然在廁所，忽然在走廊，想起也心驚膽顫；又不知是否來索命的，這樣下去，我簡直會精神崩潰，所以我要辭職，我決定不能再幹下去了。『她們』簡直神出鬼沒，也許現在已在這裏，也許晚一點便坐在牀上。」老四十分激動地說，以他一向的性格和現在的神情，沒有人會懷疑他說的話。

韓太這時就坐在牀上，聞言不禁倒抽一口涼氣，禁不住四處望了一望，雙手不期然抱住雙膊。鬼！可能就在自己眼前！

經過一會兒的沉默，宿舍內靜得連縫衣針掉落地上也可聞。最後還是韓太打破了沉默。

「這是甚麼時候開始的，其他的員工可有看見過？」韓太緊閉着雙眉，儘可能用平靜的語氣問道。

「大約是兩星期前左右罷，當初我還以為自己的眼睛有問題，整天對着火爐以至胡思亂想。但見過數次後，我便十分肯定不是幻覺，而且很是真切，也一次比一次心驚，『她們』像是要住在這裏似的，可能隨時會勾我的魂，取我的命！我連老婆也還沒有娶，也許『她們』是要我。」

老四雙手掩着臉，神情異常沮喪，韓太這時才定眼向他細看。發覺他的黑眼圈果然很深，相信是許多晚沒有睡好，忍受着精神上的折磨。

「其他的人可有看到？」韓太再謹慎地問。

「有，幾乎在這裏度宿的員工都有看見過。阿祥、阿富、阿成他們也要辭職不幹了，他們還年紀輕，說女鬼要招夫婿，其他的員工也有多晚沒有在這裏度宿，部分回家睡，也有些往朋友家裏。我們當初還以為一兩天便會相安無事，但昨日阿成收舖時又看見其中一個女鬼，就站在店舖門外，還笑口吟吟的望着他。昨天晚上大家提起，便決定一齊不幹了。韓太，這多年來你對我們都很好，如果這裏不是太恐怖，大家也決不會離開，就請你多多原諒罷！」

韓太坐在牀上，但覺手腳冰冷，這種情形，這種場面，還是一生人破題兒第一

遭。試想想，這麼多的人，遇見那麼多的鬼！

韓太想了一會，再對老四說：「老四，我再說一遍，大家都是老朋友了，你就幫我一個忙，先說服店中各人不要離開，讓我想辦法，一星期內必有滿意答覆。」

老四望了韓太一眼，然後垂下了頭，無可奈何的道：「韓太，我一向不善辭令，況且我們是決意離開的了。」

「這樣吧，你們暫時搬離宿舍，外頭的費用由公司負責，但還是要照常上班，大白天裏，『她們』也不能胡來，況且在這裏工作的人都是奉公守法的，又沒有殺人越貨，就是惡鬼也要講講道理，總不能一時三刻便把你們都帶走。我答應你一星期內有滿意答覆。我會遵守諾言，天下間有鬼亦必有神佛，不會沒有辦法。」

韓太與老四分手後，又回到燒臘店整理好賬目，回家途中也一直在想着這件事，連她自己也不知道應該如何應付。只是韓太一向心地善良，且極為相信因果的事，心想自己既無害人之心，就算幽靈鬼怪亦無足懼也。直至後來，韓太始知這個

答案不是絕對的。

回到家中，韓太也沒有與丈夫商量，免得使他煩惱，反正丈夫對靈異之事也是一竅不通。正在苦思解決之法的時候，大廳中的電話響了起來。韓太提起電話應了一聲，那邊立即傳來清楚宏亮的聲音：「是韓阿姨嗎？我是李輝，好久不見了。」

「啊！是阿輝，近來可好？有甚麼要緊的事嗎？」韓太漫聲應道。

李輝是韓太的遠房親戚，從內地來港也有兩年多了。二十五歲的人還是吊兒郎當，性格輕佻浮躁，為人又不踏實，經常想一步登天。韓太向來對他也沒有好感，卻虧此人臉皮極厚，還偶然來電借貸。在這種心情下，還要接到不速之客的電話，實在是令人煩上加煩。

「韓阿姨你可放心，這次我不是來借錢的。在香港找一份好工實在困難，你燒臘店的生意好，可否收留我在你那裏工作，不過我是要預支上期薪水的。」

韓太心想此人真是無藥可救！「唉！還提請人，遲一陣子可能真的全部員工都要離開了，你那個時候來上班就最好，尤其你事事皆精，我只怕我們不能容得下你呢？」韓太此時心情惡劣，也不想再囉嗦下去了，正想把電話掛斷。